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

# 反经(四)

责任编辑：陈国勇

(25)



广州出版社

1211  
86  
:4

中华古典文学丛书

反 经

(四)

(25)

广州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华古典文学/丛书. 陈国勇 主编. 广州出版社. 2004.12

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I. 中华... II. 古... III. 文学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82275 号

**中华古典文学丛书**

主 编:陈国勇

广州出版社

广州凯旋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416.5

版次:2004年12月第1版1次印刷

印数:1-3000套

书号 ISBN 7-5363-3732-9/Z·419

定价:(全套98本)999.00元

不愿专心内事，遂说嚣曰：“昔更始西都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喁喁，谓之太平。一旦坏败，大王几无所措。今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数而破。牵儒生之说，弃万乘之基，羁旅危国以求万全，此循覆车之轨，计之不可者也。今天水完富，士马最强。北取西河、上郡，东收三辅之地，按秦旧迹，表里山河，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。此万代一时也，若计不及此，宜蓄糗粮养士马。据隘自守，旷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变。图王不成，其弊犹足以霸。要之，鱼不可脱于泉，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。”嚣然元计。虽已遣子人质，犹负于险厄，欲专制方面，遂背汉。

[贾复曰：“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，汤武是也；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，桓、文是也；图桓、文之事而不能至者，六国是也；定六国之规而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，亡六国是也。”]

魏太祖与吕布战于濮阳，不利。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，使太祖遣家居邺，太祖许之。程昱见曰：“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，与袁绍连和，诚有之乎？”太祖曰：“然。”昱曰：“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，不然，何虑之不深也？夫袁绍据燕、赵之地，吸并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济也。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？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韩、彭之事耶？昱愚不识大旨，以为将军之志，不如田横。田横，齐一壮士耳，犹羞为高祖之臣。今将军欲遣家往邺，将北面而事袁绍。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

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，窃为将军耻之。今兖州虽残，尚有三城，能战之士不下万人。若与文若、昱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业可成也。愿将军更虑之。”太祖乃止。

[议曰：陈寿称先主弘毅宽厚，知人待士，盖有高祖之风、英雄之器也。机权干略不逮魏武。然折而不挠，终不为下者，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，唯竟利且以避害。语曰：“一栖不两雄，一泉无二蛟。”由此观之，若位同权均，必不容己，有自来矣。曹公欲遣家居邺，与袁绍连和，惑之甚也！]

袁绍为盟主，有骄色，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。绍令曹操杀邈，操不听。邈心不自安。及操东击陶廉，令其将陈宫屯东郡。宫因说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雄杰并起，君拥十万之众，当四战之地，抚剑顾盼，亦足以为人杰。而反受制于人，不亦鄙乎？今州军东征，其处空虚。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。君迎之，共处兖州，观天下之形势，俟时事之变通，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”邈从之而反曹公。

[议曰：曹公与邈甚相善，然邈包藏祸心者，迫于事也。故每览古今所由改趋，因缘侵寻，或起瑕衅，若韩信伤心于失楚，彭宠积望于无异，卢绾嫌畏于已郗，英布忧迫于情漏，此事之缘也。由此观之，夫叛臣逆子未必皆不忠也。或心忿意危，或威名振主，因成大业，自古然之矣。]

钟会、邓艾既破蜀，蜀主降。会构艾，艾槛车征。会阴怀异图，厚待蜀将姜维等。维见而知其心，谓可构成扰乱，

徐图克复也。乃诡说之曰：“闻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遗策，晋道克昌，皆君为之。今复定蜀，威名震世，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，欲以此安归乎？夫韩信不背汉于扰攘，而见疑于既平；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，卒伏剑而妄死。岂暗主愚臣哉？利害使之然也。今君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法陶朱泛舟绝迹，全功保身，登峨眉之岭而从赤松游乎？”会曰：“君言远，我不能行。且为今之道，或未尽于此也。”维曰：“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，无烦于老夫矣。”由是情好欢甚，自称益州牧以叛，欲授维兵五万人，使为前驱。魏将士愤发，杀会及维。

[张华外镇，当征为尚书令。冯□疾之，侍帝，从容论魏晋故事，因曰：“臣尝谓钟会之反，颇由太祖。”帝勃然，曰：“何言也？”□曰：“臣以为夫善御者，必识六辔盈缩之间；善治者，必审官方控带之宜。是故汉高八王，以宠过夷灭；光武诸将，以损益克终。非上有仁暴之异，下有愚智之殊，盖抑扬予夺使之然欤。钟会才见有限，而太祖奖诱太过，嘉其谋猷，盛其名位，授以重势，故会自谓算无遗策，功在不赏，辄张利害，遂构凶逆耳。向太祖录其小能，节以大礼，抑之以权势，纳之以轨度，则逆心无由而生，乱事无阶而成也。”世祖曰：“然。”□稽首曰：“陛下既然愚臣之言，思坚冰之道，无令如会之徒复致覆败。”世祖曰：“当今岂有如会者乎？”□曰：“陛下谋谟之臣，总戎之任者，

皆在陛下圣思耳。”世祖默然，俄而征华免官也。]

晋怀帝时，辽东太守庞本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，鲜卑索连、木津等，托为臻兴义，实因而为乱，遂攻陷诸县将。大单于慕容廆之长子翰言于廆曰：“臣闻求诸侯莫若勤王，自古有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业者也。今连、津跋扈，王师覆败，苍生屠脍；岂甚此乎？竖子外以庞本为名，内实幸而为寇，辽东倾没垂已二周，中原兵乱，州师屡败，勤王仗义，此其时也！单于宜明九伐之威，救倒悬之命，数连、津之罪，合义兵以诛之。上则兴复辽邦，下则并吞二部，忠义彰于本朝，私利归于我国。此则吾鸿渐之始也，终可以得志于诸侯。”廆善之，遂诚严讨连、津，斩之，立辽东郡。

[议曰：古人称始祸者死，谓首乱先唱。被奸雄不逞之辈，外托义兵以除逆节，内包荒悖因兹而起，皆勤王助顺、用时取权者，廆之谓矣。]

后秦秦王苻生杀害忠良，秦人度于一时，如过百日。权翼乃说东海王坚曰：“今主上昏虐，天下离心。有德者昌，无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一旦有风尘之变，非君王而谁？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。愿君王行汤武之事，以从民心志。”坚然之，引为谋主，遂废生，立坚为秦王。

[议曰：《传》云：“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。”仲虺曰：“惟天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。惟天生聪明时□。有夏昏德，民坠涂炭。惟王弗迓声色，弗殖货利。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。殖

有礼，覆昏暴。钦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”许芝曰：“《春秋传》云：周公何以不之鲁？盖以为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言圣人受命而王。”京房作《易传》曰：“王者主之，恶者去之，弱者夺之。易姓改代，天命无常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。”

由此观之，苻坚自立而废生，此圣人达节，以天下为度者也。”]

宋孔熙先者，广州刺史默之子也，有奸才，善占星气，言：“江州分野出天子，上当见弑于骨肉。”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于安城郡，熙先谓为其人也，遂说王詹事范晔曰：“先君昔去广州，朝谤纷纭，藉大将军深相救解，得免艰危。曩受遗命，以死报德。今主上昏僻，殆天所弃。大将军英断聪敏，人神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今人情骚动，星文舛错，时至则不可拒，此之谓乎？若顺天人之心，收慕义之士，内连宠戚，外结英豪，潜图构于表里，疾雷奋于肘腋，然后诛除异义，嵩奉明圣，因人之望以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！小人维以七尺之躯，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。丈人谓为何如？”晔甚愕然。熙先重曰：“昔毛琢竭节，不容于魏武；张温毕议，见逐于孙权。彼二人者，国之信臣，时之俊义，岂疵瑕暴露，言行玷缺，然后至于祸哉？皆以廉直劲正困于邪枉，高行妙节不得久容。丈人之于本朝，不深于二主，人间雅誉有过于两臣，谗夫侧目为日义矣。比肩竞逐，庸可遂乎！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，彭城斥逐，徐



童见疑，彼岂父母之仇，万代之怨？寻戈拔棘，自幼而然，所争不过荣名、势利、先后之间耳。及其末也，唯恐陷之不深，发之不早。戮及百口，犹曰不厌。是岂书籍远事可为寒心悼惧者也！今建大勋，奉贤哲，图难于易，以安易危，比之太山而去累卵，何苦不就？且崇树圣明，至德也；身享宰相，大业也；授命幽居，鸿名也；比迹伊、周，美号也。若夫至德、大业、鸿名、美号，三王五伯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。一朝包括不亦可乎？又有迹于此者，愚则未敢道。”晔曰：“何谓？”熙先曰：“丈人奕叶清华而不得连姻帝室，国家作禽兽相处，丈人曾未耻之？”晔门无内行，故熙先以此为激。晔默然，自是情好遂密，阴谋构矣。熙先专为谋主，事露皆伏诛。

[裴子野曰：“夫有逸群之才，必思冲天之举。据盖俗之量，则暗常均之下。其能导之以道，将之以礼，作而不失于义，行而无犯于礼，殆难为乎！若晔等忸志而贪权，矜才以徇逆，天方无衅，以欲干时。及罪暴刑行，父子相哭，累叶风素，一朝而殒。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。心逆而险，此之谓乎？”]

周大将军郭荣奉使诣隋高祖[高祖杨坚时为定州]，高祖谓荣曰：“吾雅尚山水，不好纓绂，过藉时来，遂叨名位。愿以时归第，以保余年，何如？”荣对曰：“今主上无道，人怀

危惧，天命不常，能者代有。明公德高西伯，望极国华，方据六合，以慰黎庶，反效童儿女子投坑落阱之言耶！”高祖大惊曰：“勿妄言，族矣。”及高祖作相，笑谓荣曰：“前言果中。”后竟代周室。

[议曰：昔武王至殷，将战，纣之卒甚盛，武王惧曰：“夫天下以纣为大，以周为细；以纣为众，以周为寡；以周为弱，以纣为强；以周为危，以纣为安；以周为诸侯，以纣为天子。以此五短，击彼五长，其可以济功成事乎？”太公曰：“王无恐且惧。所谓大者，尽得天下之人；所谓众者，尽得天下之众；所谓强者，尽用天下之力；所谓安者，能得天下之欲；所谓天子者，天下相爱如父如子，此之谓天子。今日之为天下除残去贼也。周虽细，曾残贼一人，不当乎？”武王大喜，曰：“何谓残贼？”太公曰：“收天下珠玉、美女、金银、彩帛，藏之不休，此谓残也；收暴虐之吏，杀无罪之人，非以法度，此谓贼也。”

由此言之，苟为残贼之行，虽大，亡也。故知王者之势，不在众寡。有自来矣。]

隋高祖崩，葬于太陵。初疾也，玺书征汉王谅[谅时镇并州]。谅闻高祖崩，流言杨素篡位，大惧，以为诈也。发兵自守，阴谋为乱，南袭蒲州，取之[谅初反也，王□说谅曰：“王之将吏、家属尽在关西，若用此等，即宜长驱深入，直据京师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。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，宜用东

人。”谅不从其言，故败也]。司兵参军裴文安说谅曰：“兵以拙速，不闻巧迟。今梓宫尚在仁寿，比其征兵东进，动移旬朔。若骁勇万骑，卷甲宵征，直指长安，不盈十日，不逞之徒擢授高位，付以心膂，共守京城，则山东府县非彼之有。然后大王鼓行而西，声势一接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。”谅不从，乃亲率大军屯于并、介之间。上闻之大惧，召贺若弼议之。弼曰：“汉王，先帝之子，陛下之弟。居连率之重，总方岳之任，声名震响，为天下所服，其举事毕矣。然而进取之策有三：长驱入关，直据京师，西拒六军，东收山东，上策也——如是，则天下未可量；顿大军于蒲州，使五千骑闭潼关，复齐旧境，据而都之，中策也——如是，以力争[议曰：齐旧境，谓北齐时境土也，非今青州之齐也]；若亲居太原，徒遣其将来，下策也——如是，成擒耳。”上曰：“公试为朕筹之，计将何出？”弼曰：“萧摩诃，亡国之将，不可与图大事。裴文安，少年虽贤，不被任用。余皆群小，顾恋妻孥，苟求自安，不能远涉。必遣军来攻蒲州，亲居太原，为之窟穴。臣以为必出下策。”果如弼所筹。乃以杨素为将，破之。

[议曰：初，汉王阴谋为乱，声言讨素。司马皇甫诞谏曰：“大隋据有天下二十余载，兆庶□安，难以摇动，一矣；百姓厌乱，人思安乐，虽舜、禹更生，其望未从，二矣；太子聪明神武，名应图讖，素曾不得捧毂，庸敢生心，三矣；方今诸侯王列守州郡，表里相制，势不可举，四矣。以兹四固，镇临天

下，得兴祸乱，未之前闻也。”汉王不从，故败。

由此观之，天下无思乱之心、土崩之衅，虽有吴、楚之众，犹不能成，而况于□麼乎？故先王猗其德音，勤恤民隐者，盖为是也。]

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，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。李密说玄感曰：“天子远征辽左，地去幽州，悬隔千里，南有巨海之限，北有胡戎之患，中间一道，路极艰危。今公拥兵，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蓟，直扼其喉。前有高丽，退无归路，不过旬日，资粮必尽，举麾一召，其众自降，不战而克，计之上也[一本云今车驾在辽东，未闻斯举。分万余人电发，捍临渝关，绝其归路，不经一月，仓廩必竭。东拒大敌，西迫我师，进无所依，退无所据，百万之众，可使为鱼。此不战而屈人，上策也]；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有卫文升，不足为意。今若率众而入长安，天子虽还，失其襟带，据险临之，故当必克，万全之策，计之中也[一本云：自上临，天下胥怨。明公，上将之子，恩被黎元。长驰入关，中策也]；若随近逐便，先向东都，顿兵坚城之下，胜负俱未可知，此计之下也[一本云：樊子盖不达大体，奸谋雄断，据全周之地，恃甲兵之强，召之则不来，攻之则不陷。顿兵牢城之下，外无同心之师。攻洛阳，此下策也]。”玄感利洛阳宝货，曰：“公之下策，我之上策也。”遂围之。玄感失利，宵溃，王师追斩之。

[议曰：玄感之反也，太白入南斗，谚曰：“太白入南斗，

天子下殿走。”由是天下持两端。故《三略》曰：“放言过之。”裴子野曰：“夫左道怪民，幻挟罔诞，足以动众，而未足以济功。”今以谚观之，左道可以动众者，信矣！故王者禁焉。]

李密乃亡，归翟让。

[议曰：太公称：“利天下者取天下，安天下者有天下，爱天下者久天下，仁天下者化天下。”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庖人调和而不敢食，故可以为庖人矣。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，则不可为庖矣。霸王之君亦然。诛暴而不私，以封天下之贤者，故可以为霸王；若使霸王之君诛暴而私之，则亦不可为霸王矣。由是观之，夫与之为取政之宝也。今玄感利洛阳宝货，安得霸王之事哉。]

隋炀帝初猜忌唐高祖，知之，常怀危惧[唐公为太原留守，炀帝自辽东还，征唐公。诣行在所，遇患不瘳，未得时谒。唐公外甥王氏选后宫，炀帝问曰：“汝舅来何迟？”甥以实对，帝曰：“可得死否？”高祖知之，每怀危惧也]。为太原留守，以讨击不利，恐为炀帝所遣，甚忧之。时太宗从在军中，知隋将亡，潜图义举以安天下，乃进曰：“大人何忧之甚也？当今主上无道，百姓愁怨，城门之外皆已为贼。独守小节，必且旦暮死亡。若起义兵，实当人欲。且晋阳用武之地，足食足兵，大人居之，此乃天授，正可因机转祸，以就功业。既天与不取，忧之何益？”高祖大惊，深拒之。太宗趋而出，明日复进说曰：“此为万全之策，以救灭族之事。今王纲

弛紊，盜賊逼天下，大人受命討捕，其可盡乎？賊既不盡，自當獲罪。且又世傳李氏姓膺圖讖，李金才位望隆貴，一朝族滅。大人既能平賊，即又功當不賞，以此求活，其可得乎？”高祖意少解，曰：“我一夜思量，汝言大有道理。今日破家滅身亦由汝，化家為國亦由汝。”於是定計，乃命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，及門下客長孫順德、劉弘基等募兵。旬日之間，眾且一萬。斬留守副王威、高君雅，以其詭請高祖，祈雨於晉祠，將為不利敵也。用裴寂計，准伊尹放太甲、霍光廢昌邑故事，尊煬帝為太上皇，立代王侑以安隋室，傳檄諸郡以彰義舉。秋七月，以精甲三萬，西圖關中。高祖仗白旗誓眾於太原之野，引師即路，遂亡隋族，造我區夏[晉陽令劉文靜嘗窺觀太宗，謂裴寂曰：“非常人也。大度類於漢高，神武同於魏帝。年雖少，乃天縱也。后文靜為李密親戚，被禁。太宗陰有異志，入禁所看之。文靜大喜，亦覺太宗有非常之意，因嘆曰：“天下大亂，非有湯武、高、光之才，不能定也。”；太宗知其意，報曰：“卿安知無？但恐常人不能別耳。”文靜起忤曰：“久知郎君乃潛龍也。今時事如此，正是騰躍之秋。素稟膺錄之資，仍懷撥亂之道，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，文靜知攀附之所。”太宗喜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文靜對曰：“今李密長圍洛邑，主上流播淮南。大賊連州郡，小盜阻山澤者，以千萬數。但須真主馭駕用之，誠能應天順人，舉旗大呼，則四海不足定也。今并州百姓，避盜賊者，皆入此城。文靜為令

数年，知其豪杰，一朝啸集，立地可数万人。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，一言出口，谁也不从？乘虚入关，号令天下，不盈半岁，帝业可成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卿言善，合人意。”于是部署宾客，阴谋起义。高祖乃命文静诈为炀帝敕，发太原、雁门、马邑数郡人二十以上、五十以下悉为兵，以岁暮集涿郡。由是人情大扰，思乱者益众。又令文静与裴寂诈作符录，出官监库物，以供留守资用。因募兵集众而起，改旗帜以彰义举。又令文静连突厥。突厥始毕曰：“唐公举义，欲何为也？”文静曰：“文皇帝废冢嫡，传位后主，因致斯祸乱。唐公，国之懿戚，不忍坐观成败，欲废不当立者，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。人众、土地入唐公，财帛、金宝入突厥。”始毕大悦，即遣兵随文静而至，兵威益盛矣。]

由此观之，是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人之天下也。所以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受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昔孔子论《诗》，至于“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”，喟然叹曰：“富贵无常，不如是，王公其何以诫慎，民萌其何以劝勉！”《易》曰：“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。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故知惧而思诫，乃有国之福者矣。

## 时宜二一

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，非事诡也，时之变耳。何以明其然耶？昔秦末，陈涉起蕲民至陈。陈豪杰说涉曰：“将军披军执锐，帅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功德宜为王。”陈涉问陈余、张耳两人，两人对曰：“将军嗔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贼。今始至陈而王之，示天下以私。愿将军无王，急引兵而进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为树党。如此野无交兵，诛暴秦、据咸阳，以令诸侯，则帝业成矣。今独王陈，恐天下解也！”

及楚汉时，酈食其为汉谋挠楚权，曰：“昔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。武王伐纣，封其后于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；社稷，灭亡六国之后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，莫不向风慕义，愿为臣妾。德义以行，陛下南面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张良曰：“诚用客之谋，陛下事去矣。”汉王曰：“何哉？”良因发八难，其略曰：“昔者，汤伐桀，封其后于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？其不可一也；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间，释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，褒贤者之间乎？其不可二也；发巨桥之粟，散



鹿台之财，以赈贫民。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？其不可三也；殷事已毕，偃划为轩，倒载干戈，示天下不复用武。今陛下能偃武修文，不复用兵乎？其不可四也；放马华山之阳，示无所为。今陛下能放马不复用乎？其不可五也；休牛桃林之野，示天下不复输积。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也；且天下游士，离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者，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之后，余无复立者，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，从亲戚，反故旧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其不可七也；且楚惟无强，六国去者复挠而从之[惟当使楚无强，强则六国从之也]，陛下安得而臣之哉？其不可八也。诚用客之谋，则大事去矣。”时王方食，吐哺，骂酈生曰：“竖儒！几败我事！”趣令销印，此异形者也。

[荀悦曰：“夫立策决胜之术，其要有三：一曰形，二曰势，三曰情。形者，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。势者，言其临时之势、进退之机也。情者，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。故策同事者，三术不同也。初，张耳说陈涉以复六国后，自为树党。酈生亦用此说。汉王所以悦者，事同而得失异者，何哉？当陈涉之起也，天下皆欲亡秦，而楚、汉之分未有所定。今天下未必欲亡项也。且项羽力能率从六国，如秦之势则不能矣。故立六国，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，而益秦弊也。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土也，所谓取非其有，以德于人，行虚惠而收实福也。立六国，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而以资敌，设虚名而